



三、宮深似海





（一）途中风波

车队平稳而有序地朝吴国方向行驶着。由于西施和郑旦等越女人吴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会稽城万人空巷。此番西施等人入吴，激起了会稽人对吴国的强烈仇恨，谁都知道越女人吴意味着什么——将越国最美丽的女子送到吴国任人糟蹋，有点儿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义愤填膺。



勾践大张旗鼓地为越女们送行，既让她们深感自己肩负重担，同时，也再一次加重了越人与吴人之间的仇恨。车马行至郊外，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麦田。范蠡心潮澎湃，这是三年前二人定情的地方。

一阵轻风吹来，将车窗的彩帘掀起一角，一瞬间，范蠡和西施的目光恰好碰到了一起。目光相互交织，如清早春晖般清澈，却淌着深如秋水般的愁思。只一眼，就烙在彼此的心底。

明明近在咫尺，为什么却好像远在天涯。

西施收回了目光，低垂下头，双手放在膝盖的中间，刘海儿在额前投下阴影，眼睛似乎是闭起来了。风吹过去，窗帘落了下来。

应该是累了吧。

范蠡的心里微微有些心疼，像是一块绸帕被轻轻地揉起来，再摊开后就是

无数细小的褶皱。

马车一路颠簸，终于来到吴越边境，范蠡让车马远远地停下歇息。

西施与郑旦等人纷纷从马车上跳下来。眼前山花烂漫的景象，让她们暂时忘却了即将到来的一切，但也只是淡淡地沉默着，完全没有了往日姐妹一起的活泼喧闹。

时间像潮水一样慢慢地从每个人身上覆盖过去。那些潮水的痕迹早就在风中干透，只残留一些水渍，变化着每个人的模样。

西施静静地站在马车边，表情黯然。不远处，吴国方向一行人正朝她们走来。

“大人，在下奉大王之命，来迎接越国美人，为美人梳妆打扮。”领头的宫奴带着骄傲和鄙视的神情对范蠡说。

范蠡不动声色，只是对他微微点了点头，就示意手下把婬女们带来。

西施红颜素服，一身越地打扮。吴





国宫女们带来了龙凤宝镜和锦缎吴服，请她梳妆更衣，一听说叫她换成吴国妆容，西施突然觉得十分委屈，内心的酸楚突然涌上心头，不禁蹙眉摇头说：“龙凤宝镜难照我西施容貌，我要故乡的清清流水为我照镜，故乡的青青树叶为我梳妆。”

宫女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，一时为难，上哪儿去找这清清流水和青青树叶呢？

这时，神奇的事出现了。只见从那山上走来一位拄着龙头拐杖，仙风道骨，白发银须的老者，他缓步走到西施面前，深深一揖说：“姑娘，恕我送行来迟，我已替你带来了故乡的清清流水和青青树叶。”

说罢，举起龙头拐杖向山下一指，只见一泓澄澈的湖水，清盈盈，亮晶晶，平静如镜；环湖四周，杨柳吐翠，桃花含苞。

西施被眼前出现的美景惊呆了，但仍没忘记对那神仙似的老人道谢：“多谢仙人，知我西施一片乡心。”

缓步下山，跪在湖边，望着一湖故乡的清水，双眉紧蹙，泪如泉涌。泪水流进湖里，湖水立刻变得碧蓝碧蓝，如绸缎一般。泪水洒在桃树、柳树上，千树柳枝，好似被西施悲切的离情打动了心，柳丝如串串珠泪下垂；千树桃花，也像被西施深切的乡情打动了心，纷纷扬扬地直往下落，飘在湖面上，如同是在和西施挥泪告别。

望着千树桃柳，拂着满湖清水，西施噙着泪珠，喃喃低语：“我要走了，我多想我的身影永远留在家乡的湖水里，可是不行啊，马上就见不到了。”

白胡子老人突然说：“西施姑娘，相信我，你美丽的身影，将使我钱塘湖千古生色！”说完，就见他渐渐向湖中隐去，不消片刻，就无影无踪。



西施有些恍惚地向身后望去，发现其他人都在各忙各的，并没有觉察到刚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，不由觉得很神奇，当然还有一丝骄傲。

传说那位仙风道骨的老人竟是钱塘龙君，特地率领水国百族来为西施送行。从此，钱塘湖又被称为西湖，在桃红柳绿、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湖中常常会隐隐现出西施美丽的身影。

北宋年间，大诗人苏东坡来杭州做太守，一天雨后初晴，他酣饮湖水，不觉诗兴大发，刚吟出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两句，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句子，醉眼朦胧中，突然一阵暖风吹过，碧蓝的湖水，微波间闪起粼粼金光，映出了西施妩媚的容貌。苏东坡不禁赞道“好美的西施！好美的西施！”于是吟出了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千古名句。从此这钱塘湖带上了西子湖的美名，名扬四海。

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。

西施终于在宫女的帮助下完成了装扮。上妆后的两只明眸更大更亮，双眸顾盼，眉间无限风情，光润玉颜，玉骨冰肌，双颊浅染薄花色，风情绝代。融合了水的柔美，又不失火的热烈。纤腰不盈一握，弱柳扶风般的身姿，让人忍不住要将其揽入怀中。只那淡淡一笑，足以倾倒众生。

为她装扮的宫女看着镜中摇曳的美人，不禁心中暗叹：这区区败国之女，竟有如此惊人的美貌。这姿貌任凭是女子见了也要心动，更莫说男子。

西施并未发觉宫女的不对劲，直接掀开车窗上的彩帘，对外面的一个小侍卫说，“我已经梳妆好，可以起程了。”

那小侍卫目瞪口呆地望着西施，天呵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人，是仙女吗？他竟然不自觉地低呼了出来，听到此言的其他侍卫也寻声望来，所有人都忘记





了手中的动作，争睹美人芳容。

似曾相识的场面，西施不自觉间的浅颦轻笑绽露出来，倾国倾城。

放下窗帘，片刻之后，传来出发的旨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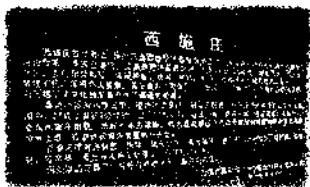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大殿争锋

气宇轩昂的吴王夫差坐在大殿之上，两侧坐着文武百官，相国伍子胥与太宰伯嚭靠近吴王相对而坐。

西施看向吴王，一个极具帝王气质的男子，华丽得扎眼，却冰冷得煞人。如同一尊雕刻了千年的冰雕，冷静地坐在大殿上，冷静地绽放。看得出来，岁月在这个男人身上沉淀出的，只有雍容的气度与绝伦的风采。

范蠡沉着地宣读贡辞：

“东海降臣勾践，感念大王不杀之恩，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。遍搜境内，



得善歌舞者数人，送入吴宫，以供大王差遣。”

此时的大差刚刚从攻打齐国的战场凯旋，放眼东周列国，吴国国势正如日中天。对于衷心臣服于他的越王还算满意。

他得意的笑声在大殿响起，殿上的百官们似乎消失了，无声无息。那股傲气像是在炫耀，宣布整个世界存在着的就只有他的笑声，和那双骄傲的眸子。

范蠡示意身着吴国宫装的西施等美人向吴王款款施礼。

“奴婢拜见大王。”

吴王望向殿上的美人们，个个身形



窈窕，面如桃花。其中一女尤为突出，柳叶弯眉，明眸皓齿，一个浅颦轻笑绽露，倾倒众生。

仿佛有一些微弱的光芒从这女子的身上散发开来，是那种在浓厚得如同海水一样的夜色里发出微波的光晕，她恭敬却不卑微地施礼，让人觉得总有一天她会在所有人的目光里光芒万丈。

夫差看到的女子正是西施。

满朝文武也被这些美人们迷住了神魂，都痴望着她们，禁不住心倾神驰。只有相国伍子胥依然冷眼旁观，洞察一切。

夫差淡然地说道：“勾践得此美女不自用，而进贡于孤王，确实忠心与吴！”

伍子胥闻言突然跪倒，厉声喝道：“大

王，万万不可！”

“大王，自古以来，红颜祸水！夏桀因妹喜亡国，纣王因妲己亡国，幽王因褒姒亡国，如此教训，大王岂能视而不见？”

“如此说来，爱卿认为孤王会因这几个美人亡国吗？”

“微臣不敢，臣只是……”

“哼！笑话！什么红颜祸水！都是些无能的人才用的托辞！想我堂堂吴国，怎会毁于几个女人手里！”

“吾王圣明！”太宰伯嚭也叩拜道。

“臣恭贺吾王天降双喜！”伯嚭适时奉承着。

“何谓双喜？”

“回王上，一喜吾王凯旋，统一霸业指日可待；二喜勾践忠心，越女花容月貌，秀色可餐。”

“大王，万万不可啊！”伍子胥连声喊道。



“相国，您这话就不对了！”伯嚭不紧不慢地回击着伍子胥，“想我大王当日欲北上伐吴，您就全力阻拦，而今我王兵不血刃就臣服了齐国，让相邻的晋国也大为恐慌。现在眼看我吴国称霸在望，相国竟然又妄言亡国，真不知您是何居心！”

“你！”伍子胥气得长须颤抖，手指西施她们和伯嚭：“有尔等祸水和小人，我吴国后患无穷，亡国有日。先王有知，难以瞑目啊！”说完便拂袖而去。

伍子胥，果然不可小觑，范蠡想。

当初吴国太子病逝，先王来不及立储，就在吴越交战中中箭身亡。临终前，把选立新君的重任交给了伍子胥。当时，吴国二王子王僚战功显著，手握重兵，实力雄厚，登位称王的呼声也最高。但是王僚生性暴戾，令伍子胥举棋不定。夫差看准了时机，知道要想当王最后还是伍子胥说了算，于是就前去相国府，

女神西施



讲述自己宏伟蓝图，雄心大志，最后赢得了伍子胥的认可。

伍子胥授计夫差，在家宴请王僚。酒过三巡，小厮端上一条油炸整鱼。王僚并无他想，只觉得鱼香扑鼻，正要举箸品尝，不料夫差从鱼肚里抽出一柄短剑，直刺其心窝。王僚的手下拔刀出剑，殊不知夫差的伏兵早就严阵以待。

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，伍子胥从容地走出来，宣布夫差就是吴国的新王。

伍子胥助夫差夺得王位，而且受阖闾之托，辅佐新王安邦定国，夫差现在根本离不开他，而且此人老谋深算，耳目众多，不得不防。

伍子胥，你才是我越国最大的敌人。

范蠡不禁有些后怕，幸亏入官前，他曾带着一批财物拜访太宰伯嚭，否则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。

吴国太宰伯嚭是个贪佞小人，十分擅长逢迎夫差。当年，就是因为伯嚭受





范蠡重金贿赂，在朝堂上与伍子胥针锋相对，力荐夫差要宽大为怀，勾践才得以回国。如今，范蠡故技重施，伯嚭拿人手短，自然帮着范蠡说话。

吴王夫差果然久经沙场，面对此景并未生气。只是对下面一干人等叹了句：相国老矣！

随后，颇具帝王风范的对范蠡道：“范大人一路辛苦了，回去告诉勾践，孤王谢谢他了！”

“罪臣遵旨。”叩拜之后，范蠡转身走出了大殿。

他不敢望向西施，他怕他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抢走。

当西施回过头去寻找范蠡时，大殿上已经不见他的踪影。

仿佛一块巨石压在心里，硬生生地在内心积压起绝望的情绪，像刻刀一样，在心脏上深深浅浅来来回回地切割着，血肉模糊。

（三）西施染病

自从那日大殿上见过吴王之后，西施就没再见过他。一个月来，西施过得很清静。她很喜欢这种生活，没人打扰。弹弹琴，绣绣花，看着蓝蓝的天空，听着鸟儿的吟唱，她有时想，能够一直这样清静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每天站在那里，看着太阳升起来然后再茫然地落下去，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范蠡，真的很好。

可是西施并不知道，如此平静的生活，却被她与吴王夫差的一次不期而遇





彻底打破。

早春的阳光透过朵朵白云，轻轻地洒向地面。

鸟群匆忙地在天空飞过，划出一道一道透明的痕迹，高高地贴在湛蓝的天壁上。

匆忙到来的春天，忘记了把温暖和希望一起带来。

这天傍晚，西施独自在御花园散步。她知道，这个时间，花园通常是没有人的，主子们都在用膳，奴才们正忙着伺候。

暮色烟光的残照里，一抹幽香若有似无地飘散，香径尽头的幽柏浓荫下隐约透出一角白色缕衣。西施站在竹桥上，雪柳般的腰身轻倚栏杆，绘花团扇轻轻摇晃，滑落些许宽大的衣袖，露出一截皓腕，凝视远方的碎光，温情脉脉，又带着一丝忧伤。

正要去郑月宫里用膳的夫差，被桥上那清丽的倩影吸引住，不知不觉地向

她走了过去。

西施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刚一转头，一眼撞进一双邪媚上翘的丹凤眼里，飞剑入鬓眉，拢秀俊挺鼻，深刻的人中，殷红薄情唇，光洁微褐的皮肤，下巴骄傲地略微上翘，仿佛在向人昭示不容触犯的皇室威严。

“西施，拜见大王。”温润的声音在天空萦绕。

“免礼。”

吴王伸手扶起西施，夕阳罩在她身上，发出浅浅淡淡的光晕，那股娴静淡然把人震慑透底。

“这么晚了，爱妃可用过晚膳？”吴王很平静地对西施说，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。

“谢大王关心，臣妾已经……”

心口突然一阵绞痛，西施来不及把话说完，只用手捂住胸口，频频蹙眉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吴王见状，有些不知





失措的惊慌。

“大王……没事……老毛病……”西施痛得话不成句，额头也沁出细密的汗水，刚要再张口说话，一阵强烈的绞痛，使她直接昏厥了过去。

吴王连忙令身后的小厮去叫太医，自己抱起西施向她寝宫走去。

西施宫里的奴婢们第一次见大王亲临，一个个慌慌张张地跪下行礼，吴王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，气急败坏地喊着：“快去叫太医！”

轻轻地把怀里的人儿放在床上，此时的西施疼得紧蹙着眉头，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流淌。不一会儿，一群奴婢簇拥着太医匆忙地赶了进来。

诊脉，开方，熬药，喂药……

一阵手忙脚乱，总算把西施安顿好，吴王不禁长舒一口气，似乎打仗也没这么慌乱过呢。

他低头望着床上的西施，面颊潮红，

娇喘微微，十分惹人爱怜。他突然发现，西施的姿色凌驾宫里所有女人之上，也包括那个最近得宠的郑旦。

心里有些懊悔，如此美人竟然被遗忘这么久，还好今天被他撞见了，不然她一个人在花园里病倒，后果真是……夫差想着，心底竟泛起一丝心疼。

看着西施呼吸渐渐平稳，夫差才起驾回自己寝宫歇息。只是当晚，他没再找其他妃嫔侍寝。

西施就这样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几天，吴王每日下朝，都要过来探望，赶上吃药时间，还会亲自喂药给西施。

“你醒了。”西施慢慢地张开眼，又很快地闭上。房间里过于明亮的阳光刺得她流泪。





窗子被体贴的关上，光线变得柔和。她睁开眼，昏昏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有人把她的头垫高，一勺一勺地喂她东西，动作轻缓温柔。

然后她又开始昏睡。就这样昏昏醒醒的不知多久，只隐约记得总有一个带着清凉香气的人温柔地喂她汤药。

（四）施计借粮

西施这一病，足足有一个月之久。这一个月里，越国已经开始为大反攻做准备，西施的病帮了勾践很大的忙。

由于牵挂着西施的病情，尤其是几日过去，西施的病仍不见好转，夫差心情极为烦乱。上朝议事时常常心不在焉，臣下们的禀报也听不进去。每次大臣禀报完，他才回过神，让重新再报一遍。反反复复终于清楚了所议何事，裁夺时也多有偏颇。

吴国宫里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，都被越国探子汇报给了越王勾践，勾践获悉，十分高兴，范蠡的美人计，终于发挥作用了。可是范蠡得知西施卧病吴宫的消息，心中立刻焦急万分。

谋臣文种觉得这是个反击好时机，于是对越王勾践献策：“越女人只可能蛊惑夫差，却并未损其国力。如今我国正值水涝灾害时期，可以借水灾为由，向吴国借调粮食，以损其军备，届时，吴国外强中干，我越军方可乘隙而入。”

勾践点头称道：“爱卿，好计策。”

范蠡主动请战，入吴借粮。

范蠡一路风尘仆仆地回到吴国，可是吴宫深似海，别说范蠡去探视，连美



切之情都无法传给西施。

暮色四合。天空上有模糊不清的云慢慢移动，在地上投出更加模糊不堪的影子。

范蠡此时的心情落到谷底。借粮的事被伍子胥识破，在大殿上力阻夫差，虽说伯嚭受贿为范蠡说话，但是仍被伍子胥义正词严地压制下去。夫差也权衡了很久，但是想到诸侯会盟正在酝酿之中，一旦有诸侯起兵，吴军必要兴兵讨伐，粮草万万不可短缺，于是也婉拒了范蠡的请求。

范蠡突然觉得自己很落魄，于是他做出了让所有人瞩目的举动。

他从驿馆搬了出来，换上褴褛衣衫，一连几日混迹姑苏街市，一边乞讨，一边向路人讲述越国灾情。半月下来，已是面黄肌瘦。

姑苏城里人们开始议论纷纷，连堂堂大夫出使都如此缺钱少粮，越国的百



姓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。

传言就这样在姑苏城里飞快地流传开来，当然也流进了吴国王宫。

西施在奴婢们的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中，终于了解到日夜思念的人原来已经来到自己的身边。可是她知道，他们不可能见面，于是唤来宫人，把她亲自做的蝴蝶纸鸢放飞。

自从到了吴国，范蠡经常会不自觉地望向王宫。西施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

一片云彩，摇摇晃晃地飘向范蠡。

那一瞬，笑容凝固在脸上。青草迅速蔓延覆盖着荒芜的山脉。

那一瞬，笑容换了弧度。忧伤覆盖上面容，潮水肆意地翻涌。

那一瞬，泪水如破堤洪水漫上脸庞。往事如狂风暴雨从记忆里席卷而过。

蝴蝶纸鸢，那是在越国官中受训时，西施和范蠡唯一做过的纸鸢图案。

翩翩起舞，双宿双飞。



范蠡用自己的手帕包起一块石头，当夜，就找到潜在吴国的探子，把信物送给西施。“我心非石，不可转也。”这是流传在中原的爱情寓言，西施怎会不知。

西施看着手里的锦帕和石头，心里安静无声。像是有一块巨大的屏障，驱赶了所有的喧哗。

内心深处，一些很柔软的东西慢慢地苏醒了。那条记忆里安静的河，河面打着转的落叶，顺着河水漂到下游。

西施不禁会心地笑了，把那帕子紧紧贴在胸口，无论怎样，那帕子上的味道，是谁都模仿不来的。



心情好了，病情也渐渐好转。

范蠡整日流落街头的传言，终于传到了吴王夫差的耳朵里。闻知传言的吴王大为光火，立即召唤了范蠡。

貌似落魄的范蠡冷静地站在大殿上，面无惧色。

“孤王已经告知你无粮可借，为何还在吴国滞留不归？”

“范蠡知罪。可是殿下，范蠡两手空空，无颜面对家乡挨饿的灾民啊！”

“即使如此，你又为何不住驿馆，而且还流落街头，惹起流言，坏我吴国声威？”

范蠡闻言，赶紧跪请吴王，“殿下明鉴，范蠡实无此意。只是此时家多的百姓正处于水火之中，身为大夫，范蠡怎能独享食宿？”

吴王一时无言。

伍子胥见范蠡巧言善辩，且吴王又难分真假，不由得又急又怒：“勾践那厮





居心叵测，大王绝不可以借粮给他！”

面对伍子胥的为难，范蠡并未慌张，稳稳地回禀：

“吴王殿下，据范蠡所知，贵国正召集诸侯各国会盟姑苏。各诸侯国愿意同吴国结盟，正是因为吴王您胸怀天下的非凡气度，和扶弱济危的高尚品行。我越国自臣服贵国以来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贺，忠诚之心，日月可鉴。现如今，若不是我越国不幸遭遇水旱灾害，粮食颗粒无收，臣万万不会来贵国借粮。贵国若能出手援助，帮我越国百姓逃过一劫，这也是展现吴国大国风范的机会，相信对号召天下诸侯会盟也会有帮助。还请大王三思！”

句句在理，字字珠玑。

吴王不禁感叹，区区敌国之臣，竟然能如此淡然稳健地在吴宫大殿慷慨陈词，更难得的是他的那份赤胆忠心。

吴王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拒绝范蠡，

于是，当即派太宰伯嚭负责处理越国借粮一事。

伍子胥见大局已定，仰天长叹：“灭吴者，越国也！”说完，又拂袖而去，只是，大殿上竟无人理会。

范蠡带着借来的粮食满载而归。临行前，他手里拿着西施送他的麦草扇，在吴国宫外站了很久。

阳光斜斜地穿过街道，带着春天独有的如同被海水洗过的透彻，成束的光线从刚刚下过暴雨的厚云层里射出来。

运粮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越国，沿途向饥民发放救灾粮，百姓们都欢呼不已。勾践对范蠡成功完成任务十分满意。文种发现除了运往灾区的粮食，竟然还剩下很多余粮，于是将其库存起来，充作越军粮草，只待时机成熟，即可作为伐吴之用，只是此时的文种并未料到，这些余粮的作用远远比他想象的要大。



